



【传忠书局刊刻】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 著

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

〔第七卷〕

首卷·年谱·求阙斋日记类钞·家书

线装书局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全 12 册 / （清）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北京：线装书局，2012.1

ISBN 978-7-5120-0454-2

I.①曾... II.①曾... ②李... III.①曾国藩（1811～1872）—全集

IV.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875 号

曾文正公全集

作者：曾国藩

编撰：李瀚章

校刊：李鸿章

责任编辑：杜语 高晓彬 李 津红

装帧设计：高欣彭彭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34.75

字数：68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 978-7-5120-0454-2

定价：68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曾文正公批牒	1
曾文正公批牒卷一	1
曾文正公批牒卷二	46
曾文正公批牒卷三	95
曾文正公批牒卷四	141
曾文正公批牒卷五	190
曾文正公批牒卷六	242
经史百家杂钞	295
经史百家杂钞卷一	295
经史百家杂钞卷二	341
经史百家杂钞卷三	385
经史百家杂钞卷四	429
经史百家杂钞卷五	461

曾文正公批牍

曾文正公批牍卷一

咸丰三年正月起到八月，长沙行辕

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

安福禀到任日期并查明地方现在安静容俟体察情形办理保甲团练以靖盗风由

远贼必有近窝。清查户口，团练保甲，此为治盗第一要法。惟保甲之法不经书役之手，必须责成绅耆办理，当切商访绅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认真举行一二处，行之有效，则他处皆取则矣。快役以获盗之多寡定功过，亦有流弊。若非实指某处某贼，令其前往擒拿，泛泛海捕，恐有诬拿平民之患，不可不慎。

安化禀报朱起凤上控一案现又续获抢犯谢位政等随后起解由

据禀已悉。仰即于日内解到。其谌德聪、谌廷云二犯，尤须认真缉拿，务获究办。此案必应斩决之。犯究以何名为最要，何名为次要，仰该县细心访查。于原告被告之外，另传绅耆，再三推求，密行禀闻，本部堂亦旁询博访，互相研证，以期不枉杀一人，不宽纵一人，想该县能体我苦衷也！

常宁县禀复遵办情形并赍分给信函各绅士姓名由

绅士如此齐心，则该县之能得民心而作士气，已可想见。本部堂现刻有乡团执照、族团执照，铃用关防，凡绅士来行辕具领，即可用为约束乡族之具，使不肖者不得借口报复，庶公正者得以放手办事。该县可传谕各绅耆，令其自来领取。

常宁训导禀请查教匪盗窃贼外更请通飭查穷民尾粤贼行抢由

据禀已悉。三等匪徒情形，洞悉颠末。穷民尾从，本是乞丐之子；从贼稍熟，即是不轨之徒。虽其父兄，亦有不能约束之势，而远出未归，即父兄亦不知其何往。今概向其父兄追究下落，责问归期，恐强人以所难，而于事仍无益。惟清查户口，责成各团团总、各族族长于册内记出某户某人远出未归字样，以便稽查，庶他日归来，得以分别究治。仰该学裁酌办理。

衡清稟报绅商捐贖募勇应否事竣后准予奖励前雇乡勇一时难以裁撤仍请留防由

衡山、攸县等县土匪，既已次第剿灭，道州车头山何贱苟滋事，亦已捕治多名，上游四属一律肃清。该二县所雇之勇二百名，可于近日全撤，以节糜费。即绅商捐办之六百名，亦可尽数裁撤。募勇一事，本利少而害多，各匪业已殄灭，即宜赶紧散遣，无久豢留，致滋流弊。

湘阴稟报到任日期由

此时急务，莫先于查拿匪人，以安善良。匪人难于访求确实，不得不联络绅耆，藉广耳目。该县务宜周咨公正绅耆，纵有偶受欺蔽之时，而受益处究多也。

稟听摆坐拼等事浏阳武举刘名显一案

各处匪徒，经各辕讯明正法者甚多，各团绅耆，严拿匪犯，解送官办，皆系历奉圣谕，屡张告示。假其权于本乡之良民，以佐官吏所不及。绅耆之拿犯，一以保全地方，一以遵奉示谕，不得已也。若已经正法之人，其父兄子弟纷纷坐拼，是以王法为戏事，与官长为仇，此风断不可长。仰浏阳县飭拿刘文喜到案讯办。仍详报备查。

新宁稟到任日期由

新宁本边要之区，又斋匪聚集甚多，若非案案痛惩，时时访察，则乘间窃发，实为堪虞。易教谕、杜训导及职员江忠溶皆明练而兼实心任事，团练事宜即可与三人商办。总以各团严立规条，不许容留匪为要。

永顺稟查明卑县尚无会匪其前次访出盗贼痞棍姓名分别已未获办情形并遵札认真查拿审办由

办理盗贼痞棍，井然有序。其未获各犯，仍仰认真缉拿，无少疏懈。当此有事之秋，奸民狡焉思逞，不随时惩治，则恐酿成巨案，断不拘泥常例，稍存姑息。想良有司必有洞达时务之伟识也。

桑植稟遵照剿办土匪以靖地方由

地方虽已安静，仍当不时查察，务期有案必破，有犯必惩。又该县与酉阳州交界之所，闻万山丛薄，极为险峻难行。仰该县开一由县至酉路程单，绘一地图呈览，以备查核。

嘉禾县禀现在团练靖匪由

现在团练之道，以本处不容留匪人为第一要务。本境既清，然后拣丁习艺，以备邻境之土匪。处处如此，则匪徒自无驻足之区。本部堂现刻有乡团执照、族团执照，俾公正绅耆收执，为查拿匪徒之据。仰该县传谕绅耆中有实心任事者，来辕具领。

衡山县禀上控之谢质彬实系李耀供伊贡献是以差传并请就近委员审办由

土匪猝起，聚众至千余人，乡民动遭抢劫，实有无可如何之势。仰该县细心质讯，如果谢质彬诸人甘心贡献，资助粮食，则应按律拟办。若曹、李诸犯过境，该民人等实被抢劫，则当恕其可矜之情，宽其不报之咎。该县讯明之后，赶紧禀复，暂缓委员查办。若访得曹、李各逆在乡抢劫实多，被害之家竟不必拘传，亦省株累之法也。该县酌之。

桂阳州禀团练查办土匪实情贴过奉发告示地方并分送谕团绅士名单由

现在土匪潜藏，乘间窃散，在在有之。而郴、桂一带，去年从粤寇东下者，实繁有徒。今岁饱掠逃回，又或煽诱无赖，蠕蠕欲动。故立团之法，总以不许容留匪人为第一要义。仰该牧传谕绅耆，凡有去岁出门，今岁来归者，各村严查禀究，务绝根株。至要，至要！

保靖县禀奉发团练告示信函现在遵照办理由

据禀已悉。古人谓：“感人以言，其本以浅。”区区文告，何敢遽冀洽民之心？惟期贤有司进百姓而亲训迪之，真实恻怛之意达于面貌，则感悦畏服之忱动于肺腑矣。讼事完毕之后，当堂告诫，此时最足感人。今日之民，官可使之立见信从者，惟勤于听讼，伸理冤抑，则见效甚速，即属绅耆办团拿匪，亦须先使信从，然后其言易入，闻该县平日甚得民心，故复谆谆商论也。

新宁县稟复遵办团练并照刊奉发告示遍贴由

从前办理较严，此三年内所获义安可见。今日为治，非火烈不能奏功。该县斋匪，闻至今尚多，仍仰严惩曲劝。纵不能救已吃斋之民，挽之使归于正，亦当防未吃斋之民，戒之使不入于邪。该县与两学及本道绅耆，尤当设法力图此事。至切，至切！

宜章县稟县差探广东阳山县属之戊壬坑地方有匪徒聚集窥伺遥界现已会营派拨兵勇扼要严行防御由

久闻该县朴实明练，遇事有识。观此稟呈报贼势，不涉张皇，筹画防堵，亦甚妥协，足征访闻之不谬。现派守备滕遇春、田宗全、把总张万书、外委邹临英共带三厅精兵七百二十人，归前任广西知州张荣组统领。因桂东、桂阳一带，有江西股匪入楚滋扰，其情形较宜章更为吃紧，已飭张牧督兵先往桂东、桂阳查办。俟剿捕完毕，再由临武至该县堵剿广匪。又有一札与桂阳玉参将，会同张牧，妥办一切。如宜章、临武贼势紧急，则张牧、玉参将二人分兵堵御。张牧到桂东时，必能权衡缓急，相机进止。其未到临、宜以前，即责成该县及积参将力御广匪，无少疏懈。是为至要！

署衡永道兼衡州府稟桂东县有阴匪窜扰戕害汛官已飞咨永州镇调兵应援由

据稟已悉。桂阳亦有稟报，有匪千余人，在集龙热水毗连江西之古亭、丰洲等处，私造枪炮，欲入桂阳滋扰。等因。玉参将调永定营兵一百名至桂阳防堵，尚非不知轻重，想警报已到衡矣。顷已派守备滕遇春、守备田宗全、把总张万书、外委邹明英等带三厅精兵七百二十人，归前任广西知州张荣组统领，前往剿办。因江西匪徒业入楚境，戕害武弁，桂东、桂阳尤为吃紧。飭令派员弁等并力先将此股扑灭，然后提兵迤南至临武宜章一带，堵剿广东股匪、又札玉参将与张牧会商，若西匪广匪须同时并御，则该二人分兵办堵事宜，相机分合，此间不为预知。张、玉二人尚有胆识，此路或可迅就肃清。一切筹办，都以附闻。

江华县稟奉到团防告示并绅士信件均已分送各乡遵照办理由

团练二字，宜分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请师造旗，为费较多。永衡各属从广匪东去者甚多，现在中途逃回本籍，难保其不再为匪。练法纵可不精，团规断不可不讲！仰该县联络绅耆，细心办理。

巴陵县禀卑县拿获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业已先后讯明正法由
拿获土匪至七十一名之多，实堪嘉尚。现闻岳州宵小敛迹，几有道不拾遗之风，可见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也。更期坚执不懈，讼棍痞匪，一例严办，尤可日臻上理。

龙山县禀遵奉函谕稽查土匪由

凡匪徒构讼，务须随时惩治。地痞讼棍与著名之土匪，气类相合，严办数人，宵小自然敛迹。幸勿稍存姑息也。

宜章县禀报探明广东阳山县属匪徒窜至蒲塘地方经连州官兵剿捕现窜泉屯聚滋扰卑县仍督率弁兵壮勇在于交界要隘严行堵御由

现在虽派有镇筴精兵前往，惟业经飭令先剿桂东、桂阳之江匪，后堵宜章、临武之广匪，急切尚不能到宜。仰该县督率兵勇团丁，严密防御。如有紧急，一面通禀，一面函告带兵官前任广西知州张荣组，分别缓急，相机办理。积参将勇敢明练，本部堂早有所闻。该县布置周妥，不涉张皇，亦于两禀具见平日之能得民心，不特宜章恃二人以固吾圉，即临武一路，亦冀该将该县细心筹画，无分畛域。至要，至要！

衡永道禀郴州桂东县禀报被匪情形甚为危急转请迅即发兵援救以全地方由

昨已派前广西知州张牧，统带三厅精兵七百余人，前往剿办。兹准来禀，又加派夏署道添带兵勇，即日前去督剿。借守隘为名，先期出城，此最为近来恶习。玉参将统兵二百，应足以资堵御，郴桂匪徒亦极多，俟张牧与玉参将会晤后，梅牧即宜速还本任。

兴宁县禀雇募壮勇堵截桂东贼匪由

堵截要隘，须联络本邑绅耆，情形较熟。又须令绅耆广觅的实探卒，时时报明大营，并禀省垣，以期息息相通。是为至要。

鳳凰厅稟卑县遵办团练缉捕由

据稟详悉。“团练”二字，须分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简兵请师，制械造旗，为费颇多，故乡民不肯举行。本部堂每与各州县道及，宜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多，庶几有益而易行。来稟所称，募勇无事缉捕，有事堵剿，即城厢宜练之说。但不宜太多，恐经费无出，转难持久。惟贤有司酌裁焉。

永州府稟奉督札飭拿东安痞棍唐国华业已先期诱获现发零陵羁牧飭令东安召告容俟差旋提审录供稟办由

去此一毒，则东安无复生变之患。凡巨案既成，屡年于戈而不能靖者，其初则一力士缚而有余。此痞既除，东安士民积愤为之一舒也。第久羁狱中，仍恐其徒党生心，致滋意外之虞。仰即严刑审讯，一面正法，一面赍送供折，不必拘守常例，是为至要！

永州府新田县训导李传敏首先拿获道州谋逆首犯何贱苟现已获解到府严行收禁由

何贱苟就获，甚快人心。讯明后，一面赍呈供折，一面正法梟示，不必再行解省。昨耒阳拿获尹安恒，批令解省，途次扭断镣铐，大呼朋类，几乎误事。旋在途自毙，到省戮尸。此等元恶，长途恐有不测，不如就地正法为要。近日该府获唐华国、何贱苟，耒阳获尹安恒，永兴获刘大统，刘高明，皆极要之犯，暗中消弭几尊巨案。李教谕博学能文，本部堂夙所知闻，又能擒拿剧贼，益征有用之才，候会商请奖。

永兴县稟桂东土匪潜由酃县安仁小径窜入该境之十九都三河洲狮子寨屯扎由

据稟已悉：桂东范令来稟，则称贼分二股回窜，一窜上游鹅形墟，一窜龙泉大汾墟。该县所称狮子寨之匪，不知即系江匪分股来窜，抑系吾楚有另起匪徒？仰更查明稟复。

绅士刘茂庭之子刘绍堂，本部堂正欲保奏，兹又有此事，该贡生父子正可大为效力。其刘长松、李燮南、陈步元亦可传谕，令其努力

杀贼，不惜从优奖叙，并令多雇侦卒，一面探听贼情，一面迎接大兵，随地向导，是为至要。

前广西知州张桂阳参将玉禀奉委督带兵勇全剿江广贼匪由

据禀已悉。该匪窜回大汾墟、鹅形墟等处，应即无分畛域，追过江右境界，直抵贼巢，扫穴擒渠，断不可稍存畏难之见，中道而返，致江匪或留余孽，又成不了之局。又闻永兴有土匪窜扰十九都之狮子寨，已飭夏道管带湘勇在彼剿办。该督等但将大汾鹅形之匪尽数扑灭，不必兼顾永兴之匪。此间遥拟如此，倘有不便，仍由该牧等酌量时宜，相机进止，此间亦不掣制也。

攸县禀暂留郭令帮办保甲团练由

郭令既为士民爱戴，应允其暂留该县，帮办团练，以期该绅联络。该县北乡天都有陈湖春控张仕湖一案，郭令现在离任，各乡皆可周履，父老儿童，皆可聚谈。仰即传知该令，前往天都地方细访陈湖春一案，始终本末，究竟如何，密行禀复，以凭核办，无得漏泄风声，亦不可稍有含糊，是为至要。

常德府禀卑府亲历各县巡查情形并现办缉匪各事宜由

民所以不乐从团练之说者，以其敛费或多，恐经手者有侵牟之弊，徒伤财而乏实效耳。但用其人，不费其财，则贫富皆乐手从事，可期渐收实效。

永兴县禀探得耒阳地方厂下大河滩等处土匪聚众滋事由

现经委派教谕刘长佑等、宁备李辅朝、生员王鑫等，管带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进剿。仰该县协同兜捕，并探明贼首踪迹、进兵途径。一面遣人至耒阳清泉一带迎导大兵，一面飞禀省城。又给永兴武举陈步元。贡生刘茂廷各札一道，即行飭差送往，令其出力堵截，以期迅速扑灭。

衡山县禀现有土匪勾结滋事请赶调官兵剿办由

前派楚勇、湘勇共八百人、往常宁、嘉禾剿办土匪，顷闻常宁事已解散，兵勇即可撤回，已于初五日由六百里札飭教谕刘长佑、生员王鑫管带湘勇、楚勇驰往衡山，迅速剿办。该教谕等由常宁、嘉禾一

带折回，不过四五日即可直抵衡山，无难即时扑灭。该县惟当选派亲信丁役侦探的确，贼首果在何处，进兵应由何路，一一探明。一面遣人至衡州一带迎接大兵，一面飞禀省城。其该处乡团有公正绅耆，亦由该州设法联络，令其多觅眼线，无令首犯逃窜，是为至要。

衡山县禀会营亲往四乡查拿土匪情形由

前禀云初二酉刻探得贼在霞流站地方，此云初三早又探得在霞流站。该县会营亲往，即应径至霞流站迎剿；若不能迎剿，即应固守县城，慎无往四乡无贼处，反令城内人惊惶也。

衡阳清泉禀衡山县之道字号有土匪滋事由

刘长佑所带之楚勇五百名，须全数同至衡山进剿，断不可留三百在衡郡防守。盖土匪初起，即宜以全力扑之；若兵力一分，难期一鼓成擒，反非善策。该二县接此批，立即传谕刘长佑，令其全赴衡山，迅速剿办。不可稍有迁延，至切，至要！外与刘长佑书信，若已前往衡山，即专人送往。

衡山县禀请赶紧加调重兵来县剿匪由

据衡、清二县来禀，于楚勇、湘勇八百人中，以五百赴衡山剿贼，以三百留守郡城等语，顷已批回，令其全数来衡山进剿，不可留一人在郡，由六百里谕知该带兵委员矣。土匪初起，有八百精兵，足资兜剿。楚勇乃百战胜兵，想可迅速扑灭。如果更有蔓延，本部堂即统带兵勇亲往进剿。该县惟当多觅眼线，探明贼巢所在，匪徒实在人数若干，飞禀省城。慎勿稍涉张皇，致使人心摇动，是为至要。

教谕刘长佑禀带勇折回衡山剿捕土匪由

初六日申刻接衡、清二县来禀，请以湘勇三百，楚勇二百，往衡山剿贼，留楚勇三百在郡城防守等语，即于戌刻批回，令其全数八百人同赴衡山，无留一人在郡，并有书信与该教谕，令迅至衡山追剿，由衡、清二县转交，想近日即可接到矣。兹于初七日辰刻接该教谕来禀，业已前往衡山，甚合机宜，深堪嘉尚。湘勇未经战阵，宜令楚勇当先，昨信亦已虑及此层。土匪初起，究属乌合之众，不难于攻剿得

手，而难于拿获首要各犯。总须细探该犯姓名、巢穴及起事之由，擒贼擒王，则一战可以成功，不致逃窜纷纷，又成不了之局也。

衡阳清泉稟衡山土匪滋事请速发大兵防剿由

王鑫所带之勇三百名，须令其与教谕刘长佑所带之勇同往进剿，乃能得手，不可分而为二，愈形单薄。其何处要隘宜堵，何处宜设伏，均由刘长佑调度，该二县不得自行调留，以期事权归一。至于添兵之说，据稟府城尚存兵丁一百名，又经募勇八百名，足资防卫，暂可毋庸派往。

衡山县稟现在探贼踪由

同日又据稟教谕刘长佑等管带楚勇、湘勇已到吴集。又据稟楚湘各勇于初六日午刻与贼交战，斩首数十级，杀毙数百名，生擒数十名，投河淹死者不计其数等语，土匪乌合之众，经此次大挫后，无难立时扑灭。惟首逆唐戴、李跃等未获，急应联络地方公正绅耆，多觅眼线，以期擒获渠魁，庶不致别滋事端，又成不了之局。教谕刘长佑，人极精细，慎重有谋。著该县传谕该员，令其细探首逆所在，或用间，或悬赏，总期用计擒获，无以战胜贼溃，遂以为功成奏凯也。

宝庆府稟防堵出力员弁绅民据实开呈恳赐察核保奏由

贼之由长沙北窜，自称回扑宝庆，不过声东击西，狡贼惯技，防守尚易为力。惟自粤匪窜出之时，西宝东永，抵瑕而入。卒之由永州东路下窜。宝庆各境得以安全无恙，则该守督同官绅防御之功，自不可掩，俟与地方大府筹商核办。册底存。

教谕刘长佑稟初六日带勇追剿土匪打仗获胜由

分三股进，一抄贼后，一赶向贼前，一径上岭，卒收抄后一股之功，可见奇正互用，兵家一定之法。该教谕调度有方，而稟报无一浮套语，可见笃实人做事，无一处不踏实也。得此一胜，无难迎刃而解。仍希严飭兵勇，无稍矜骄，带兵各员亦皆加倍慎重约束兵勇，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再三申谕。其受伤之勇四名，即好为调养，无令受风。阵亡湘勇一名，先给大钱四十千，优恤其家，令同队兵勇领去。如查明例应增添，再行补给，仍令买备棺木，好为安置，以慰毅魂。

湘乡县禀衡山土匪滋事生员谢邦翰等带勇前往堵剿由

防堵迅速，足证平日训练有常，任用得人，故临时措之裕如。现闻贼匪窜往衡山之东南一派，在茶、攸交界地方，湘乡堵剿，即可少弛。

衡永道禀查办土匪滋事将次安静由

据禀委曲周详，不啻晤语。衡山募勇千六百名，谆谕裁撤，想次第撤散矣。衡、清二县前有禀来，请添兵勇，本部堂业经批驳。另单言窜至草市地方，请飭茶、攸上紧堵剿等语，现在张荣组尚带勇二百，在茶陵查办土匪，即当札飭，令其加意防堵，以期四面兜截，净绝根株。

华容县禀地方安堵加紧巡防查缉由

巡防严密，有备无患。该县自莅任华容以来，尽心民事，昼夜不辍，清风两袖，万民爱戴。本部堂回籍以来，即有所闻。观两次禀词，皆脚踏实地，无浮夸语，可见才无定域，诚至而才自扩也。

前广西知州张牧署茶陵州会禀尊奉札委会同查办茶邑土匪间闻安仁会匪滋事立即督率弁兵驰往剿贼并生擒首从各犯夺获旗帜马匹器械及搜出逆词等件现在地方安静先行禀报由

得此一战，衡山、安仁、茶、攸一带，庶可渐就肃清。初六吴集之战，十四日简峡山之战，此二役者，想不逞之徒，亦可震慑而稍戢其逆志。潜涉小涧，出其不意，得手全在于此。所有生擒之要犯罗兴等，审明后即行正法，不必解省，以省解费。大黄旗帜，回环逆诗等件，仍解省一观看。

益阳县禀复陈佑武绰号陈晚掣素行不法并乘机凶抢现经尽法处治由

陈佑武既系素行不法，又经抢劫拒捕，立毙杖下，自足大快人心。惟前批有“先行禀复，再行严办”二语，即应禀复后，再行处死。兹先处死而后禀复，稍嫌与批不符。此际颓弛纵奸之候，急于惩治，尚不失为贤者之行，本部堂不以其后禀而加斥也。陈世梧仍须严拘究办，已革武生王传高，姚化纯，即当提辕审明，立行正法。

祁阳县稟遵奉札飭会同绅耆团练由

闻该令在祁阳甚得士民之心，稟中“殚竭精诚，力图整顿”二语，能如是，天下何事不治哉？大抵此时求大有益于民，势必不能，但求力去害民之人，俾良民得以安生，则利即在是矣。欲去害民之人，必须访求真确，以一方之药，治一方之病，非诚心密察不能也。该县尚与绅耆细体其意行之。

宁乡县稟奉发告示业经遵照刊照发贴由

现在办理团练，重在团，不重在练。盖练则制旗帜，造器械，请教师，养丁壮，为费较多。团则合志齐心，以一方之正人治一方之匪类，虽不能大有利益，而匪类净则地方肃清，而人得安生矣。本部堂书函告示，尚是文告之常，无关实政，仰该县将此意时与绅耆告诫，务须去匪而不扰民，则善矣！

新田县稟复颁发团防告示函谕绅耆由

除恶之法，总须访查明确，既确则毙杖下，不过一二案，则法立而民知威矣。不可草率，尤不可留狱也。闻该县办事认真，故特以是告之。

张慎之稟

劫抢之风，固宜痛惩，而诬良为匪，尤可痛恨！此稟“分别泾渭，毋令仇噬差扰”等语，极为切要。仰长沙县严飭差役，嗣后各抢案，若非事主及团众指控要犯，不得妄行擒拿，以杜惊扰，而靖闾阎。

零陵县稟奉发团练告示及致各绅士信函分别发贴送交该县地方现无匪徒拜盟结会仍当随时访查认真拿办由

现在办理之法，重在团，不重在练。盖练则需钱较多，恐经手不得其人，不免扰民；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数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稟中称有犯必惩，不敢稍存畏难苟安之心，慰甚，望甚！今日疲敝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察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闻该县平日实心爱民，故畅言之。

衡山县禀卑县差役罗吉等并地痞张绍一现已提案管押由

此案前已札交刘教谕，就近查办。免其解送省辕，顷据该教谕来禀，已面商该县矣。即行交出，传谕刘委员，严行审讯，不得因其坚不吐供，稍事宽纵。审明后，立即正法，梟首新墙地方，以惩恶差，而安良善。

龙阳县禀遵札督饬绅士筹办团练缉匪情形由

现在办法重在团，不重在练，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境内容留匪类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壮，请教师，制器械，造旗帜；为费较多，恐捐贖不易，民不乐从。再三斟酌，以为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多。该县禀内称团丁，以年壮有力充之，似宜妥商，并不设立团丁名目，亦息民之道也。又禀内称十月赴案呈报一次，亦是虚文。团内稽察匪类，本乡民自为之事。若一一报官，则事事与书差为缘，不免扰累地方。其肯呈报者，必勾通胥役，出入公庭，讹诈生事之徒。若公正谨厚者，必以呈报为苦。二者，该县其细心酌而去之！

宁乡县孙义甫禀

本部堂现在办法重在团，不重在练，即保甲之法。一乡互相稽查，不许容留匪人而已矣。练则养丁，制械，请教师，用费较多，往往因逼勒捐资，激成事端，大伤和气。是因团而致大不团也，此案张义方等因孙义甫团费未经交出，辄将练勇数十人，除夕前往孙家，坐拼逼索，殊属不合。义甫家竟持强拘留，反勒取钱九千，情同勒赎，亦属刁悍。仰宁乡县即将在押之孙家三人，词证周加元、熊朝炳，二人一并释放。其应出之团费五十一千，除已交三十四千五百文，下欠十六千五百，即勒交出，以辅团而息事，仍仰该县分别申饬劝谕，速行禀覆。是为至要！

郴州禀督同绅士办理团练搜查土匪现在地方安静谨将各绅士姓名开具清折呈查核由

现在办法重在团，不重在练。团即保甲之法。一乡互相稽查，不许容留匪人，不劳民，不伤财，是团之益也。练则制器，办械，养丁

请师，为费较多，捐集不易。不得其人，势则扰民，该州绅耆如陈首二家，本部堂素知其公正可恃。此外尚多端人！仰该州与绅士细心讲求，务期城厢乡里联为一气，有除暴之益，而无扰民之弊，则善矣！

衡永郴桂道禀覆现在查办土匪由

据禀已悉。惟现在奉旨，著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带亲信兵练前赴大营。其楚勇自应即遣往湖北，由江臬司统带，东下追剿。昨已飞札令刘教谕带勇回省矣。陶臬司现带兵三百六十人，前往茶陵、攸、安、酃一路搜剿土匪，可期得力。飭即与之会商一切，以期尽绝根株，一律肃清。

留办军务张牧茶陵州贵令禀遵札委会同查办金兰会匪先后拿获各犯正法开折禀请察核由

四种人犯，罗华捆缚前州，土娼勾引西匪，尤为可恶，其逆词回文诗句，亦可见蓄谋已久，非仓卒所办。此次剿办，一役而四案凶犯并就歼灭，实为快心。其前札所谓杨林草市一带土匪，亦即此丑类，业已剿办，不必再往矣。惟据永州镇咨，道州又有土匪滋事，现在陶臬司前往查办。该前广西知州张牧，应即折回至攸县一带，随同陶臬司南去，相机进剿，不必遽行回省。

留办军务张牧禀奉委查办醴陵攸县茶陵土匪事竣所有随同出力之千总熊兴柏等可否奏请奖励由

所叙醴陵、攸县、茶陵、安仁各路之案，历历如绘。署千总熊兴柏，把总张万书、庠生陈宏之功，自不可掩，而该牧之相机调度，六辔在手，尤见确有把持，即当函商署督，面商署抚，奏请奖励。

补用府张禀报续讯从逆匪徒三十六名业已正法由

安仁之犯十八名，仰即处决，酌解首级至安仁梟示。其二十余名讯明，并无从逆不法情事者，即可保释，不必拘系。定讞了结，速行回省，自是不易之理。闻此次衡山县募勇之费，供亿之烦，极为苦累。该委员等早归一日，则该县早清静一日也。前札交唐万明一案，若人犯不能速行拘齐，即可无庸查办！转飭衡山县，令其从容拿犯，待本部堂四月驻札衡郡时，再行提讯究办！

平江县禀查探湖北通城土匪滋事情形及办理防堵由

改装易服，查探明确，遇事既不张皇，两路防守，各官皆驻小路，尤见布置有方。现已派朱协、裕悴，带兵五百，前往防堵，益足以资守御。该县惟当多募侦卒，时常至通城探实，不时禀报，以慰悬悬。

安化县禀县民朱起凤上控谌德聪等督匪抄烧坑毙一案业已获犯多名因供未审定致未详报容俟勒拿未获各犯到案提同现犯另文解审由

据禀已悉。仰即将现获各犯，全派干役押解行辕，以凭严讯。沿途加倍小心，无令稍有疏虞。其未获各犯，仰该县明查暗访，择其尤为要紧者，指拿数人，并现获之犯，须拿三十余人，一并解辕，以凭归案审办。其随从各犯不关紧要者，即行开释，无庸概拿，恐差役在乡滋扰，激成事端。本部堂另有告示，晓谕该处公正绅耆及谌氏族内正人，令其将要犯捆绑送县，免致惊惧猜疑，致生聚众拒捕之患。本部堂办理重大案件，但于各犯正法后开单汇奏，并不将供招随时咨部，亦不将各州县随案附参，删一切之繁文，假州县以便宜，以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该县惟当设法，力拿要犯，慎勿存回护规避之心，勿存化小为大之见，是为至要。若再不认真，负我谆谆至意，则当从严参办，亦不能稍事宽容也。

宁乡举人张锐等禀

据禀，孙华甫收各户团费数十串，尚未交出，又钻伤练勇身体，勒书字约，又勒赎钱票，尚未缴消。如果属实，凶横殊出情理之外。仰宁乡县差拘孙华甫、孙又一、孙绳祖到案严讯。其前经羁押之五人，如未释放，一并质讯。抑强安团，务得其平。如果再抗不到案，即据实速禀，本部堂亲行拘提究办。

浏阳县周泰初禀

昨据晏永森具控周泰初清产等情，批令长沙府提讯。兹据该生禀称，查产未与其事，备陈此案本末，尚属秉公办理，无庸提讯。晏永森一犯是否危词耸听，仰长沙府再行研鞠，务得确供。至逆产一节，除首犯数人外，不必多为查封。晏奉密既经该绅等禀府开释，似不得